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试论中医药走向世界

荣念赫^{1†}, 赵宇平^{2†}, 荣培晶³, 张华敏⁴, 黄璐琦^{5*}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际合作局, 北京 100085;
2. 中国中医科学院, 北京 100700;
3.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 北京 100700;
4.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北京 100700;
5.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道地药材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北京 100700

† 同等贡献

* 联系人, E-mail: huangluqi01@126.com

2018年6月, 世界卫生组织(WHO)首次将中国、日本、韩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应用的中医药纳入其最新修订的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版(ICD-11)。修订版已通过在2019年5月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批准, 计划于2022年1月1日生效^[1]。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是WHO发布的疾病分类手册, 作为权威的国际标准供全球卫生专业人员从事医疗、教学和科研使用, 并通过通用语言交换世界各地卫生信息^[2]。WHO此举是中医药突破性成果, 将为中医药知识资源的国际化奠定基础。ICD-11正式实施后, 传统医学将有国际标准化的统计口径, 对促进传统医学的发展和研究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举引起了全球科学工作者的广泛关注。《自然》(Nature)杂志上刊登了题为“为什么中医药能够走向世界”(Why Chinese Medicine is heading for clinics around the world)文章, 对WHO的此次创举进行了解读^[3], 文章入选Nature杂志2018年最受欢迎的十大科学长篇专题报道^[4]。

1 中医药为什么能够走向世界

1.1 中医药的科学属性

加拿大人类发展与应用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提出科学的3个特征: 应用系统的实证主义、产生公共知识、验证可解决的问题。尽管中医药的科学性一直有人质疑, 但事实上, 中医药学始终以临床问题为纽带, 以为人民治病祛疾、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维护民众健康为目的, 历经中华各民族数千年历史和亿万人生命实践、发现、创造、总结、积累和完善, 逐步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和方法。数千年来亿万炎黄子孙用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实践证明, 中医药学是保障我国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行之有效的重要手段, 其科学属性毋庸置疑, 与科学的3个特征高度



黄璐琦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中医药研究和管理工作,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4项, 国家发明专利13项。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 研究生院院长, 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第九届全国技术委员会常委, 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国家监察委员会第一届特约监察员。

契合。

(i) 中医药是系统的、结构化的实证主义科学。问题和实践是科学的起点, 中医药自发展之日起, 便离不开亲身实践与观察。中华民族的祖先发现了一些动植物可以解除病痛, 在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用药知识, 进而开始有目的地寻找防治疾病的药物和方法, 所谓“神农尝百草”、“药食同源”, 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 有了通过望、闻、问、切“四诊”获得病人信息的诊断方法, 有了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等灵活的治疗方法。后世在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 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 出现了“医工”。华佗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 还创立了健身体操“五禽戏”独特的预防保健技术等。

爱因斯坦曾说, 科学家必须在庞杂的经验事实中抓住某些可用精密公式来表示的普遍特征。中医药的实践不仅仅是简单的实践本身, 其更善于积累, 从实践中总结规律。自然世界是结构化的, 单纯的、非结构化的观察并不能导致中医药知识的产生, 整体统一的观察结果才能够揭示自

然世界一些潜在的本质。象思维是中医药的原创思维方式，是古人每天零距离接触自然界这一实践活动主体，通过“近取诸身、远取诸象”形成的，其概念是以“象”隐喻的方式建构，其活动也是以“象”隐喻的方式建构。隐喻的本质就是以人的基本经验为基础，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隐喻虽不能直接陈述真理，但真理总是在很大程度上由隐喻界定的概念系统相关。中医药正是用这种“象”隐喻的方式系统阐释人体生理、病理状态，并指导辨证诊疗。

(ii) 中医药知识广泛传播，破解治病救人难题。科学知识并不单独存在于特定个人的头脑之中，必须通过可重复性来实现其公共可检验性的理念。中医药知识沿袭数千年，广泛传播，挽救无数性命，其知识理论的公共性和可重复性毋庸置疑。中医药源于中国，但与世界共同成长。早在秦汉时期，中医药就传播到周边国家，并对这些国家的传统医药产生重大影响。预防天花的种痘技术，在明清时代就传遍世界。《本草纲目》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达尔文称之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针灸的神奇疗效引发全球持续的“针灸热”^[5]；现代针灸已被证实在减轻手术后疼痛、怀孕期反应、化疗所产生的反胃和呕吐、牙痛方面是有效的且其副作用极低。抗疟药物“青蒿素”的发明，拯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

1.2 中医药顺应时代需求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科学研究酝酿重大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基础正在发生历史性替代，新商业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科技创新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生产、生活和社会组织方式^[6]。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全新的昌盛时期。现代医学发展，也使人们从来没有活得这么久，活得这么健康，医学也从来没有这么成就斐然。然而矛盾的是，医学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招致人们强烈的怀疑和不满^[7]。于是，WHO提出21世纪人类医学的八大发展方向：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发展；从重治疗向重预防发展；从对病原的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发展；从对病灶的改善向重视生态环境的改善发展；从群体治疗向个体治疗发展；从生物治疗向身心综合治疗发展；从强调医生的作用向重视病人的自我保健作用发展；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发展等^[8]。这与中医药的顺应自然、治病求本的整体性预防治疗理念，和以人为本、辨证论治的个性化健康卫生实践高度一致。

(i) 顺应自然的治疗理念。中医药“顺应自然”产生了非对抗的预防治疗模式。医学的目的在于“救人”而不是单纯的“治病”。医学并不是万能的，真正治好病的是人的生存本能，即自我调节能力。中医药学认为随着生命的发生，这个生命必然同时具有生存的本能，本能是自然赋予的。因此，中医治病把重点放在提高人本身的痊愈能力上，

从人体自身整体及其所处外在自然和人文环境出发，调动自身内在力量，系统调理、医治疾病，恢复人体自身原有或应有的整体平衡，而不是简单地发现“疾病”，杀死“疾病”。

中医药“顺应自然”产生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健康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顺应自然”的哲学思想，与生态文明的理念一致，中医药更与自然界密切关联。中医非药物疗法如导引、推拿、针灸等方法没有任何对自然的破坏；而中医药物疗法也多来源于自然，中医在使用这些药物时都要求符合自然规律。中医药的由来就是以机体调整和便于临床辨证，秉承药用植物遗传变化，秉承环境之异同，运用中国哲学之方法高度概括而形成的。因而中医用药讲究道地药材种植，用药要求和自然生态相结合，在生态建设上直接发挥作用。中医药从理念到实践都遵循着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生态和谐的原则。

(ii) 整体论和个体化的辨证统一。爱因斯坦曾说出，重大问题通常难以在问题产生的层面本身解决^[9]。随着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入，科学研究酝酿重大突破，科学技术本身也正出现从还原分析向综合回归的发展趋势，科学技术出现了从分析向综合、局部到整体、结构到功能、静态向动态、简单向复杂的转变^[10]。尤其在医学科学领域，注重整体和功能性，创建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认识生命和疾病现象已成热点。

中医药将人之生命系统看成一个整体，进行辨证论治；而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患病的个体，又强调针对这一状态的个性化诊疗，这与现代功能医学的服务模式高度一致。“证”是中医对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属性的概括，是人体生命系统异常的整体机能反应，涵盖了疾病内外表里、有形无形、直接间接，所有相关因果联系，这是由生命机体通过本能做到的^[11]。因此，只要正确地把握了“证”，也就把握了一切相关的因果联系和人之生命系统的全部信息。辨证论治正是针对所有相关因果联系和生命信息加以整体性治疗，而不是专门针对哪一个病因进行处置，具有全面性、完整性的长处。其治疗不是直接对抗病因，而是在顺生变化的过程中，协助生命系统整体的自我痊愈机能驱祛病邪。这一过程，既包括消除病原体和病灶，又包括适当纠正机体所有异常关系，而且两者能够相互促进，协调进行。辨证论治是中医药整体论思维的灵魂^[12]。

(iii)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深度交叉融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高度整合，为系统地研究生命的本质，特别是加强对人类自身意识的认知带来了可能。我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刘大椿教授曾提出，很多人仅仅把科学当作一个工具，而且把它与超越性的追求、人文的关怀对立起来，认为后者是不重要的。以工具理性和极端功利的态度对待科学会成为其继续发展的大障碍^[13]。2018年，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与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这两个国际科学

界最有权威的国际组织正式合并，组成全新的国际科学理事会(ISC)，提出将所有学科联合起来去实现新的知识和社会目标^[14]。基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有机整合，将为医学科学带来新的活力，有可能促进对人类自身的更深入认识，也将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

中医药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不仅吸取了天文、地理、数学、历法、农学、心理等多个自然科学学科，还融合了哲学、社会学、人文科学等社会科学成果。它不仅具有医学实践性质和自然科学属性，而且具有文化和哲学性质及人文社会科学属性，在学科技术发展的同时还闪耀着强烈的人文关怀光芒。这决定了中医药天然的交叉融合属性，展示了其天然的医学科学实践和自然科学理论、社会科学属性的大融合，与世界范围医学科学的发展方向一致，也是现代科学发展的最前沿与大趋势，有助于促进并加速知识与应用间的融合。

1.3 厚积薄发，中医药蕴藏巨大原创动力

中医药是我国独有的医学体系，具有丰富的原创思维、医学实践和深厚的群众基础，蕴含着巨大的创新潜能和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从中医古典文献得到灵感，发现了青蒿素，在全球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科学家。“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屠呦呦研究员的感言发自肺腑。王振义院士、陈竺院士因将传统中药的砷剂与西药结合，使其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疗效明显提高，获得全美圣捷尔吉癌症研究创新成就奖。这是我国第一次用生物化学的方法，从分子水平阐明了中医复方黄黛片治疗白血病的多成分多靶点作用机理，生动说明中药方剂“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未来随着天然药物在全球的兴起及人类对健康需求的增加，中医药必将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2 中医药走向世界的问题与障碍

中医药“走出去”仍面临诸多困难。对内而言，一是中医药原创思维发挥不足，受西医影响，中医药的治疗作用受到一些人质疑，甚至临床医生也出现中医药思维弱化现象，不会按照中医辨证思维处方开药，即使能够开出药方，也是“中医的处方，西医的灵魂”，中医药在理论和临床实践方面的特色与优势未能得到有效发挥与传承；一些中医药院校在授课过程中缺乏对中医药原创思维的教育和传承。二是中医药与现代科技融合创新发展不足，缺乏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输出，难以找到中医药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契合点，技术升级较为缓慢。三是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欠缺，中医药传统知识面临流失风险，有些国家还进口我国药用动植物粗提物，开展药效成分功能基因挖掘

研究，筛选有效活性成分，对这些基因和成分以专利保护，间接掠夺我国中药资源。四是中医药特色的临床疗效证据仍有待进一步证明。在WHO首次将中医药纳入ICD-11后，有学者对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医学的科学性提出质疑，认为其至今未能得到验证^[15]。近些年，中医药界积极发展中医循证医学，相继成立了一批地域性、跨学科的学术组织，获得了一系列中医药临床疗效与安全性证据。但中医药的循证评价仍未达成广泛的国际共识，导致中医药循证医学研究缺乏共识下的系统组织和规划，在国际舞台上难以形成合力与共鸣。

对外而言，中医药走向世界仍面临着文化、科学、经济和政治的多重壁垒。一方面因文化差异，我们尊崇的“天人合一”等东方哲学人文观念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不同，对人和自然的关系及人类健康和疾病的本质等问题认识不同，很多民众难以理解中医药内涵。另一方面，医药行业中蕴含的巨大产业和市场，由于中医药与西方医药、本地传统医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可替代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竞争关系，国外纷纷通过政策和技术壁垒，在行医资格认可(行业准入)、药品注册与销售许可上的限制明显，中医药难以以药品身份进入国际市场。

3 对策与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医药事业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习近平总书记以历史的眼光、当代的角度、未来的视野，深刻回答了中医药的内涵、价值、定位和发展等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问题，并为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方向：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3.1 不忘本来，以高度文化自信传承中医药

历经数千年形成的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的根基和灵魂，这是支持其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推进中医药国际化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做好中医药传承。应系统开展中医药内涵和原创思维研究，挖掘、整理、研究总结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与理解，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讲好中国故事、中医故事，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当代中国的活力。同时，开展中医药循证医学研究，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中医药疗效评价体系，客观评价中医药的治疗作用，明确其治疗优势和适应症，改变“中医包治百病”和“中医伪科学”的极端错误观念。

3.2 吸收外来，以共赢共享的初心开放发展中医药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习百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新时代，固步自封，必将被时代所淘汰，中医药必须以共赢共享的初心开放发展。首先，中医药需修炼好“内功”，强化现代科技成果在中医药领域的

应用，为国际市场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确保中医药走出国门后能够有效、安全以及质量可控。其次，中医药走出国门既需要世界语言，也需要维持中医特色语言。一方面，做到从研究到生产全过程与国际接轨，符合国际标准；另一方面，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合作，制定颁布中医药技术、信息、术语、服务、专用产品设备等相关国际标准，不断提高我国主动制定国际传统医学发展政策、标准、规则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再次，要加强以专利为核心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数据库”，尽快开展中医药传统知识的国际维权工作。最后，应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建设国际一流的中医药循证医学学术机构。当前世界医学知识与实践的主流模式是以科学证据为核心的循证医学模式，临床证据成为评价医学治疗措施有效性、安全性的主要依据，也成为国家卫生药物政策的重要参考内容之一。有效、安全一直是中医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医药几千年来服务中国、走向世界的价值所在。国家级中医药循证医学中心的建立，将汇聚优势学术资源，构建我国主导、国际认可的循证中医药学科体系，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新的、更高的平台，对提升中医药疗效、扩大中医药国际学术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3.3 面向未来，以中国智慧造福世界民众

中医药集养生保健和防病治病于一体，具有绿色健康的理念，越来越多的民众希望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都

能享受到中医药全方位、多环节的服务。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医药，既需要有解决中国问题的针对性，又需要有解决世界问题的大情怀。一是推进中医药服务贸易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加快发展中医药医疗服务，支持发展中医药特色康复服务，积极发展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培育发展中医药文化和健康旅游产业，积极促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相关支撑产业发展。二是围绕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根据各国中医药需求与合作基础，开展医疗、教育、科研、标准化、服务贸易等合作，扶植和鼓励中医药企业在海外建立研究基地、营销网络，扩大中药贸易，拓展国外中药市场。三是加大与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和地区之间的合作，鼓励中医药院校在境外开办中医孔子学院、中医药中心，开辟更多合作新途径。四是大力发展中医药留学生教育，积极开展针对境外人员的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提高中医药留学生教育质量，把中国打造成为最受各国学子欢迎的中医药高等教育留学目的地。

“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高的目标要求、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全面开放”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全面发展提出的要求。中医药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又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在世界传统医学热潮中，相信中医药只要秉承“大视野、高标准、新举措”的理念，“蹄疾而步稳”地谋开放发展，必将助力健康中国，代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造福。

推荐阅读文献

- 1 Watanabe K. Traditional Medicine Chapter in WHO ICD-11. *J Acupunct Merid Stud*, 2018, 11: 170–171
- 2 Rodríguez-Marín J.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WHO). *Encycl Appl Psychol*, 2004: 349–353
- 3 Cyranoski D. Why Chinese medicine is heading for clinics around the world. *Nature*, 2018, 561: 448–450
- 4 Science in longform: Favourite feature stories in 2018. *Nature*, 2018, doi: 10.1038/d41586-018-07748-5
- 5 García-Escamilla E, Rodríguez-Martín B. What can acupuncture bring to Western medicine: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 professionals also train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based acupuncture. *Eur J Integr Med*, 2017, 12: 108–116
- 6 Huang N, Chen B M.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China (in Chinese). *Sci Technol China*, 2018, 248: 46–47 [黄宁, 陈宝明. 全球化发展趋势及对我国的影响. 科技中国, 2018, 248: 46–47]
- 7 Tang J L, Han Q D. Reflections on Modern Medicine (in Chinese). *Med Phil*, 2019, 40: 1–6 [唐金陵, 韩启德. 对现代医学的几点反思. 医学与哲学, 2019, 40: 1–6]
- 8 Zhang B L. Combining original think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ith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ese). *China Strat Emerg Ind*, 2016, 15: 94 [张伯礼. 将中医药原创思维与现代科技结合.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 2016, 15: 94]
- 9 Hyman M C, Callans D J. Mental exit block: Escaping the pulmonary veins in search of new approaches to atrial fibrillation management. *Circulation*, 2016, 134: 1082–1084
- 10 Outline of the National Program for Long- and Medium-Term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2006–2020) (in Chines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6, 9: 1–5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06, 9: 1–5]
- 11 Liu C L.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essence of life (in Chinese). *Chin Med*, 2012, May 21st, Page 3 [刘长林. 辨证论治与生命的本质. 中国中医药, 2012, 5月 21 日第 3 版]
- 12 Wang Y Y. Suggestions on perfecting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method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Chinese). *J Trad Chin Med*, 2004, 45: 729–731 [王永炎. 完善中医辨证方法体系的建议. 中医杂志, 2004, 45: 729–731]
- 13 Liu D C, Huang T. Reflections on science, philosophy, and humanitie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Liu Dachun, a scientific philosopher (in Chinese). *Soc Sci*, 2009, 8: 3–7 [刘大椿, 黄婷. 科学、哲学、人文之反思——科学哲学家刘大椿教授访谈. 社会科学家, 2009, 8: 3–7]
- 14 McBean G, Martinelli A. Blurring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Science*, 2017, 358: 975
- 15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decision abou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uld backfire. *Nature*, 2019, doi:10.1038/d41586-019-01726-1

Summary for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试论中医药走向世界”

Cherish civilization roots, draw on other civilizations, be forward-thinking: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Nianhe Rong^{1†}, Yuping Zhao^{2†}, Peijing Rong³, Huamin Zhang⁴ & Luqi Huang^{5*}

¹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85, China;

²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³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⁴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⁵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State Key Laboratory Breeding Base of Dao-di Herbs, Beijing 100700, China

† These authors contributed equally to this work.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huangluqi01@126.c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as adopted the 11th version of the organization's global compendium—known as the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IC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new ICD includes details about traditional medicines, which will serve as a major mileston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its globalization as knowledge resourc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glob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irstl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cognizes the three scientific attributes of applying system positivism, generating public knowledge, and verifying questions that can be solved. Secondly,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nforms to the needs of the times. The concept of holistic preven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people-oriented, syndrome-based and personalized treatment has also been root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irdl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rich original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medical practice as well as profound mass basis. It contains enormous potential for innovation and capacity for achieving the combination with practic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 still faces many difficulties. Domestically speaking, firstly, it is still a prominent problem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erms of deficiency in original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been questioned by some people. Even som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have weakened the original thinking in their daily practice, with the manifestation of not prescribing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prescriptions. Secondly,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quires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and converg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ith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is one of the major issues now. The living example is that very few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 outpu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ve been produced, and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a point of convergence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ventually, the technology upgrad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rather slow. Thirdl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been subjected to the lack of protection system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original and innovative knowled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aces a greater risk of loss, and the evidence of clinical efficacy of Chinese medicine remains to be further proved. Globally speak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till faces multiple barriers in many aspects including culture, science, economy and politics.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quires us to cherish civilization roots, draw on other civilizations, and be forward-think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lobalization, inheritance, innovation

doi: 10.1360/TB-2019-0001